

我的外婆

(本文插圖刊第九頁)

● 范一陵 (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教授)

滿足孫子們的要求

我的外婆對我們關懷愛護照拂，無微不至，

我們全家都尊稱外婆叫奶奶，最後一次見奶奶是在夢中；那是多年以前，到美國也有好多時候了，東搬西走，忙於學業，也忙於事業。很久沒有想到奶奶，可是那晚奶奶入夢，我仍記得很清楚，在夢中奶奶站在山巔，在朦朧的月光下，山野一望無垠，除了個白色的大理石大廳，一面敞張，可以看到廳內別無他物，可是我看了一張似黑色櫃子圓東西，似棺材之物。奶奶一身白衣被風吹著飄飄欲仙，她一聲不發，只是指著那大廳那黑色櫃子的東西。就這樣我驚醒了，去信問媽，才知道奶奶已去世多年。接信後，大哭了一場，可是哭不回奶奶，奶奶也不會再來入夢。奶奶去了，可是她愛我，她不放心的我，千山萬水，萬里之外，找來了，又爲了最後一次看看她自小帶大的外孫女。

我出生時媽媽因爲工作，不放心將孩子交給傭人，很自然的奶奶從家鄉被接到了北平。就這樣呱呱墜地，到進小學、中學，直到被共產黨逼

離大陸；奶奶不願遠離故鄉，那十幾年的童年，都是依在奶奶身邊長大的。奶奶是我的指南針、護身符、避難所。那是如何的一個童年。

爲了讓媽媽安心事業，我的搖籃在奶奶的床邊，晚上，夜裡，只要有一聲哭，奶奶就伸出了她的小腳搖著。這樣搖到光陵弟的出生，我也由搖籃裡搬到了奶奶的床上。跟奶奶睡一頭，抱著奶奶的頸子。搖籃屬於光陵弟，奶奶就這樣每晚搖一個擁一個，直到又陵弟的來臨。三弟沒有我們幸運，他的搖籃在媽媽房。可是我同奶奶睡一頭的特權，也不能不讓給二弟。但我卻找到了個更好的地方，我睡到奶奶腳頭，奶奶夾著我睡（睡在奶奶兩腿之間），想一想，那是個怎麼樣的睡法，一個孫子睡在身邊，要摸著奶奶才睡；另一個孫子睡在兩腿之間，不能翻身，不能動。要多少的忍耐，才能日繼一日的去滿足孫子們的無理要求。

三歲半進幼稚園，是時爸爸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每晨有汽車來接。因之跟爸爸順便去上學，是順理成章的事。雖有傭人，可是每早奶奶仍是起來看我穿衣吃飯，衣服是否整齊，小圍裙

是否乾淨，帶了小手帕、餅乾。每晨的分餅乾，也是我同二弟的爭執戲。大的以爲要去上學，所以有餅乾，二弟不上學爲甚麼也要；小的以爲只要有吃的，他就有份。日復一日，天天如此，加上外面爸爸一連聲的催著走，我不知奶奶是如何日復一日去解決餅乾之爭？又是如何使得去上學的小臉沒有淚痕？

奶奶從沒有因爲我是個女孩子，而歧視我，倒是隨時隨地的鼓勵我，而且深信有一日她的外孫女將會出人頭地。可是爺爺卻是相反，爺爺是爸爸的父親，那年夏天，他來南京與我們同住，改變了我整個人生。自小由於我的善體人意，我是家中寵兒，爸爸的掌上明珠，隨心所欲，直到爺爺來家；爺爺重男輕女，看不慣我的嬌慣，首先是不要我上桌吃飯，這樣我正好可以同奶奶一齊在她的房間吃。其次處處以二弟爲先，我只能得他不要的。可是二弟不去，雖然，爺爺房裡有好多吃的好東西，我們不去看爺爺；爺爺怪上了奶奶，在大人們的壓力下，每天不能不由我領頭去向爺爺請安。可是爺爺對我不理不睬，第二天不知又要花奶奶多少精力將我們弄過去，就這樣

日復一日的到了暑假。

年輕守節培育子女

放暑假時，最高興的一件事，是爸爸帶我去玄武湖，坐在大船上看湖景。不時有小划子帶東西來賣，菱角、蓮蓬、藕、茶葉蛋，各式小點心。每次去，總是讓爸媽買了這，也買那，吃得肚子圓圓的像面鼓。有天，爸爸又帶我們去了玄武湖，奶奶爲了避嫌沒有去，爺爺在場大家噤如寒蟬，一聲不響。不過在爺爺的吩咐下，仍是買了很多好吃的東西，二弟左手拿一樣，右手一樣的拿了許多吃的，看得我心裡好不舒服。可是孩子忘得快。在回家途中，帶我們去吃冰淇淋時，我仍是又叫、又笑、要這、要那。可是爺爺一聲吼，小孩子要甚麼，這麼貴的東西，等弟弟吃剩了再吃。我一聲不響，不理爸媽在後面如何的呼喚，五歲的我，一路哭著回去，跑進奶奶房裡放聲大哭，發誓將來一定要比男孩子還要強。在奶奶的安慰下，我睡著了。自此我沒有進爺爺的房。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後，日軍節節進攻，逼近南京。不得已媽媽帶著我們同奶奶、大姑搬去合肥——媽媽的老家。加上爸爸在中央黨部任職。我們的回鄉成了衣錦榮歸。請不完的客人，來不斷的親友，有好一陣子，沒有安定下來。接著是我們考學校，那些老師們，不是奶奶的表姪，就是姪女。我們的考試成績，讓大家讚不絕口，奶奶和媽媽笑容沒有斷過。誰不說奶奶老還好，女兒有出息，外孫、外孫女都聰敏，又有教養。

奶奶二十五歲守節，教養了三個孩子，培植到大學畢業。在那個時代，是多麼不容易。衆人看的是成功的一面，有多少人見過奶奶的眼淚？有多少人知道奶奶是如何苦撐持的。奶奶從沒說過那些無助的日子。可是耳提面命總是說：「一陵呀！要努力，只有自己有本事，才是真的。」我想這是老人家親身的經歷之談。

還沒有唸完一學期，以局勢的關係，不得不搬去奶奶的娘家鄉下周大郭。在該地的那段日子，土匪到處劫掠，聽說我們是外地來的，父親又是做官的，就到處放流言，要綁架奶奶、媽媽和光陵弟，真是風聲鶴唳。加上媽媽生產在急，奶奶似乎一下子就將頭髮急白了。可是我們孩子卻玩得高興。不要上學，又不要衣裝整齊，整天赤著腳，同表姊妹上山下水，找野菜，採野果，也看奶奶、媽媽做鹽菜，表姑奶奶們繡花、包餃子。日子過的愜意。誰在乎村外的土匪、強盜，那是大人們的事。鄉下姑娘的生活，只過到大堂哥的到來，才結束。爸爸要三哥來接我們去漢口與他會合。

到漢口，爸爸仍在南昌，爲了等爸爸以定未來的行止，不得已已在漢口留下了。舅舅的家小，只有我同二弟跟奶奶，大姑在舅舅家住。媽媽帶別的弟妹及堂哥們住武昌。不知是體弱，還是路上受風寒，剛到了漢口就開始發高燒，燒退了，留下的是日夜頭痛，就這樣頭痛就跟我一輩子，也到了同奶奶第一次分手的日子。

要穿奶奶手製布鞋

爸爸從南昌回來，也帶來政府要遷都重慶的消息。可是舅舅在平漢鐵路局做事，而該局要遷去昆明。不管我們孩子如何請求奶奶跟我們去重慶，但奶奶心意已決，要同舅舅去昆明。分手的那一天，我想長江一定水漲三寸，才容得下我們的眼淚。重慶的兩年，沒有奶奶，日子在逃警報、躲日機中過去的。那真是可怕的兩年，有多少次卻是在死亡的邊緣。由重慶去南溫泉，仍是日機轟炸，日夜的躲警報。對孩子們來說，奶奶來信，是唯一值得高興的事。

奶奶識字，但是不會寫，在她的時代，已是難能可貴。奶奶的信，由大姑代筆。可是，全是奶奶的口氣。信中，總是不外乎，不放心媽在異鄉帶領那麼多的孩子，及對我們的思念與鼓勵。不時的隨信來的是大大小小的包裹，裡面不外是奶奶給我們做的布鞋，就是大姑姑織的毛衣。戰時物資缺乏，平日我們穿的是布草鞋（布條編成）。奶奶寄來的布鞋，是出門做客穿的。說起布鞋，那是一件心血的結晶品。鞋底是用破布塗上漿糊，一層層的貼厚，然後，用麻線緊緊的一針針的縫牢了，再連上鞋幫，才算完成一雙鞋。做得好，四平八穩，不走樣。好穿也好看。否則，幾天就穿壞了。我們兄弟姊妹多，雖有女佣人做鞋，也來不及補充。與奶奶在一起的十幾年，奶奶手上沒有斷過爲我們做的鞋子。那時年輕不懂事，我穿的鞋子，說甚麼，也不要別人做，一定要穿奶奶做的。不僅如此，鞋底還要做花紋。不知有誰會去看我的鞋底，就是這樣任性。我的心底穿奶奶做的鞋，是愛奶奶，但是絕沒有想到過



① 李登輝總統（左三）李元簇博士（右）范光陵（左二）李國堯
代表（左四）范苑聲（右二）在范寓合影。

② 范光陵（左）與冰心（右）合影。



給奶奶增加的麻煩及花費的心血。可是奶奶從沒有皺過眉頭，照我要的，一針一線的做好。

在四川住了不到兩年，可是爸爸已於一年前隨安徽省主席回安徽服務去了。家中生活靠媽媽任教的微薄薪水維持。

親眼見我念完初中

有天放學回家，門口的板凳上坐了位老太太，又瘦又黑，心中奇怪是誰來了，走近一看原來是奶奶，那一份狂喜，幾個人幾乎沒有將奶奶揉碎了。我們又有了我們的奶奶了。

那年的冬天媽媽領著我們老老小小的，千山萬水，從四川重慶回到安徽立煌。那真是永難忘懷的旅程。挨過餓、受過寒、睡過豬圈、牛欄，伴過死人，穿過強盜窩，尾隨著土匪。吃米糠、核桃飯、玉米麵、生魚乾。對孩子們來說是新奇，是有趣，可是奶奶卻至少脫了一層皮。

立煌的兩年生活富裕得多，媽媽不需要整天忙著洗衣、燒飯、縫衣、照顧我們。我們也不需要到田裡找農人遺下來的水果作點心。每晨在奶奶的千呼萬喚下才起來。早點已由佣人弄好了。雖然，到學校只要翻過一個山頭，可是中飯，仍是送到學校來吃。放學後，奶奶房裡的桌子上，一定有了準備好的點心。大小一樣，省了爭執。只要不讓媽媽生氣，可以玩到吃晚飯，再做功課。然後，去睡覺。也許孩子多，親友又多，媽媽火氣特別大，只要有點錯，媽媽的棍子就上身了。我是女孩子又比較乖，三弟靈活，二弟是奶奶的心肝，媽媽不忍傷奶奶的心，而責備光陵弟，

所以只有自己生悶氣。可是不論我們如何煩，奶奶從沒有打過我們，也沒真正的生過我們的氣。

我們總是隨著爸爸走，頭一年爸爸接任安徽省第一行政公署專員，去了桐城。第二年他來接我們，可是奶奶要回家鄉看親友，帶了小妹去周大鄧。在桐城一年，我小學畢業。媽也送我去周大鄧。舊地重遊，那真是個有趣的暑假。上山找野菜，採果子，下水摸魚，捉蝦子，跟著老母雞等生蛋，追著大白鵝讓牠吃驚長鳴。晚上在院子裡乘涼，信口開河，講水滸，談三國，一部東周列國傳，招來了大群的聽眾。可是不溫習功課，不準備考初中。那是奶奶第一次真的生氣了，一疊聲的要送我回家。這我才急了，好好的念了幾天書。竟然，考取合肥縣中，中了榜首。你看奶奶那一份高興，不到一天整個合肥西鄉都知道了。老人家有個中了狀元的外孫女。

在縣中只讀了一學期。學校離周大鄧二十華里，需要住校。學校伙食不好，雖然，每星期奶奶都派人來接我，每次回校都帶了好吃的東西，可是我仍生了一身瘡瘡（疥瘡），打了一個多月擺子（瘧疾）。加上學期中，爸爸到合肥開會，繞道西鄉看奶奶。我跟了一星期，因之，一學期下來，就沒有好好的念過書，尤其是英文，少了個好的啟蒙教師，竟成了我日後最吃力的課程，直到今天仍無法克服。學期結束。媽媽接我回桐城，無論如何不肯走，直到奶奶答應我一到桐城，即遣轎子來接她，才離開了周大鄧。就這樣，奶奶到桐城，到安慶，看著我念完初中，考進高中。直到我們離開大陸，而成永別。

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爸爸做了不少公家主管，可是媽媽從小的教養是一介不取，因之，雖然，在戰時，不少人因做官而發財，而我們卻永遠過的是最平民化的生活。從小學到初中，永遠穿的是黑色制服，土布的鞋子。我十歲那年奶奶給做的草綠色的童軍裝，是唯一的一套出客服。直到我進高中，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的校服藍長衫。到了冬天藍長衫內加棉袍，空心的棉袍在冬天嚴寒下，兩腿凍的發紫。可是，那正是愛美的年齡，說甚麼，也不肯穿棉褲，為這不知同奶奶嘔了多少氣。到今天我仍能看到奶奶手裡拿著那條綠綢棉褲，追到門口，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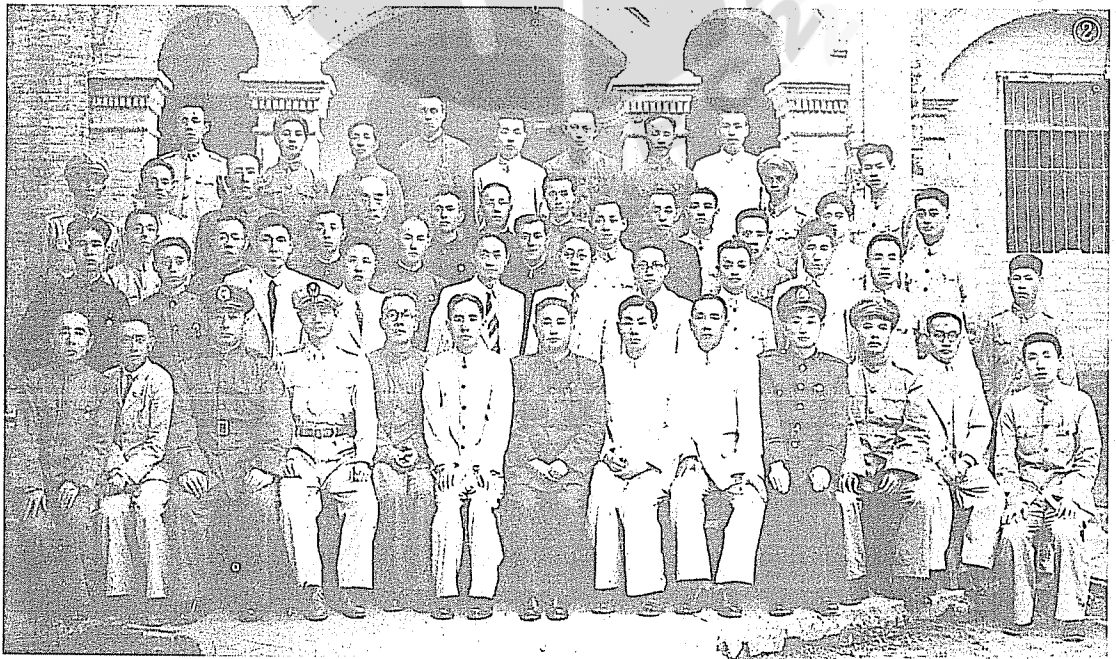
雖然，在穿著上，媽媽不曾嬌慣我們，可是家裡仍有著不少的佣人。十幾歲大的女孩子，不知如何洗衣服，如何燒飯。有天下午心血來潮，洗了一條手帕，就這樣磨菇了一個多小時，奶奶看了直搖頭。我仍記得她老人家那天下午對我說的話，「孩子我知道你們將來都會是佣人成羣，不愁吃穿，但是要用人，也要自己會做，光念書，是不行的，也要學學做家事。」假如她老人家今天仍在世，看到我洗衣、燒飯、開車子、帶孩子、修房子、整理花園，事事一手抓，我不知道她老人家有多驚奇。老人對人寬厚，從不疾言厲色，下人們做錯了事，總是求老人代為緩頰。可是我自小就是急性子，甚麼事都要馬上做好。一不如意，就不高興，被老人家說了多少。可是言猶在耳卻無法做到忍耐。我今天最大的缺點，仍是



① 左起算學博士范一陵、太空科學家姜達觀、姜惟敏合影。

事合影。

② 前排右起第七人范苑聲民國三十六年任安徽一區專員兼保安司令與同



不能忍耐，時常得罪人而不自知。不知老人是如何的著急，如何的難過。

奶奶的愛我們，是沒有自己的。在奶奶身邊時，作無理的要求。那年害眼疾，早上眼睛睜不開，一定要用硼酸水，將眼睛上糊著的眼屎洗去才行。那本是人人可做的，可是我一定要奶奶做的。那是冬天，每晨奶奶披著皮袍，用顫抖的手為我洗眼睛。情景仍如昨日。可是奶奶早已作古。為這不知為大姑及媽媽罵了多少，奶奶仍是心甘情願的做著，直到我的眼病好了。

更無理的是考試前的開夜車。不愛看書了，告訴奶奶要開夜車，這樣奶奶就一夜不能睡，又怕誤了叫我起床的時間，又怕我看書睡著了，著了火。事實上，奶奶一遍遍叫，也許我看了兩頁書，也許我只是哼了一聲，又睡著了。但是她老人家總是一夜無眠。一次，二次，無數次。春天，冬天，老人要有多少的耐力、多少的愛心。

自小任性，個性強，事事要佔上風，為自己增加了多少苦惱，也為別人增加了無謂的煩惱。大姑沒有結婚，當我們做她自己的孩子。她的手藝好，常為我們織別出心裁的毛衣。式樣新，花樣別緻，穿去學校，得了多少的稱讚。那年她又在為我織一件草綠色的上衣，顏色漂亮極了。可是不論她用甚麼樣針法、花式，我就是不喜歡，東挑剔，西挑剔，讓大姑折騰了五次，最後，她生氣了，不再織下去，我才急了，去求奶奶；這次奶奶也生氣了，她說我太過份。那件毛衣也就不會上身。我得了一次教訓。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共產黨進逼安慶

。是時，爸媽在南京開會。爸是安徽省第二區立法委員，而媽是全國性農會婦女代表。我們跟著奶奶及大姑在安慶。局勢一天天的緊張，爸媽又是電報，又是急信的催我們去南京。可是奶奶不肯走，她不願一把老骨頭丟在海外。因之，我們孩子也不肯走，這樣拖到年底學期結束。爸媽託人買來船票，我們一定得在大考後的第二天離開。那真是一個黯然的的日子，每晚聽到奶奶的嘆息，每天看著奶奶在數日子，就這樣數到了。上船的時候，三輪車上堆滿了奶奶及大姑給收拾的行李，行李籃裡連那隻老白鵝都醃好給塞了進來。好遠，好遠，我還看到奶奶倚在門口，這就是永別了。

離開奶奶時，仍是不懂事的自己，今天我自己的孩子已上研究院。我雖然無成就，但也算是學有所專，為人類盡力，為社會服務。不富亦不貴，但也是衣食無缺。

多少年前說過，我要孝敬奶奶，我第一個月的薪水要送給奶奶買東西。今天我已不知拿的是多少年後的第一個月的薪水，可是卻無法在奶奶最窮困，最病愁時，給奶奶一分半文。那年融弟來美，說到奶奶最後幾年的生活，那天晚上不是在談我們，那天晚上不是在看我們的照片。兒時的小事，融弟耳熟能詳。奶奶您是多麼的思念我們啊！也是為了這，您才千山萬水的到夢中與我相見，奶奶，寫這篇文章時，我的淚水不斷，你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真的，奶奶您聽見我在呼喚您嗎！

最後附錄二弟光陵外婆吟五古以結束本文：

外婆吟五古 · 范光陵

幼小依門盼，長大分兩岸。
欲迎海山隔，思念旦復旦。
吾母揮巨椽，下筆一萬言。
八十顏色新，百齡宜可見。
外婆守禮教，忽焉數十年。
母儀範今古，酸楚在人間。
我濯蒼浪足，力行長者燭。
雲浮松子落，山深行人疏。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交郵政劃撥 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調寄書。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范一陵「我的外婆」插圖（文見209頁）

①范光陵博士出席世界詩人大會擔任主講人。

②作者（右一）與外婆周太夫人（中坐者）及胞弟范光陵（左一）合影。

